

走出文革連載27

# 走出文革

## 救美

(接上一期)

不知道是工宣隊找不到原件，還是這些摘錄裏有貓膩，他們終於惱羞成怒了：

“你不肯合作，今天就到此為止，我們以後會有辦法對付你。你中午在食堂吃了飯，請你付兩角飯錢。”

陳連這點小事也不肯示弱：

“吃飯付錢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我從家中乘公共汽車到清華，來回車錢三角，應當由你們付。扣去兩角飯錢，請你們給我一角錢。”工宣隊祇得擺擺手，讓陳育延一走了之。

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過後不久，安常鎮中學便收到了清華大學調查陳育延的公函。

陳育延離開科學館後才知道我因去救她而被扣押了，她大為感動。她並無太多音樂細胞，但在我被關押的兩個多月中，却常常彈奏古曲《蘇武牧羊》：“白發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幃。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誰？”

這段詞實在太美了，也和我們當時的情況和心境太貼切了。

不僅是陳育延“紅妝守空幃”，我的母親也焦慮萬分。她冒着危險，多次到科學館向414派的武鬥人員求情。有一次，她感動了他們，被準許進來探望我。我因為挨打，一條褲腿被撕破，露出血迹和傷痕。我怕老母看到後傷心，見面時我始終坐着，用另一條腿壓住撕破的褲腿。

在我出獄後的頭一個晚上，陳育延十分動情地為我彈奏了這支古曲。我聽後亦大感動，淚如泉涌。

但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歷並沒有將我們永久地維系在一起。1975年，我們在武漢又戲劇般地分手。

小說《青春之歌》裏，餘永澤在北戴河海邊救起了投海的林道靜，兩人相戀後又分手。餘永澤的原型張中行先生晚年寫《流年碎影》，言及他和小說作者楊沫(林道靜的原型)的那段合和分：“認定為負心，是人各有見，認定為落後，是人各有道。”

用這句話來概括我和陳育延的分手也應當是不錯的。

和陳育延以死抗爭不同，我雖然也算得上堅貞不屈，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是在鬥智。七月初的一天，團派武鬥人員用大彈弓向科學館的屋頂發射燃燒瓶，引燃了屋頂上的油毛氈，一時大火熊熊，整個屋頂被燒毀。而團派的高音喇叭却顛倒黑白，指控414派制造“國會縱火案”，企圖燒死被關押的團派俘虜。科學館裏的414人員群情激憤，將我們驅趕到燒毀的屋頂，向我們展示團派的暴行。當然，在憤怒中也免不了對我們施以拳腳。

當我們被帶回牢房後，看守拿來紙和筆，對我說：“團派廣播說是我們放火燒死俘虜，你文章寫得好，你將真實情況寫出來，我們馬上要廣播。”

“城門着火，殃及池魚”本是古人的教訓，團派這種行爲，顯然是不管我們這些俘虜的死活，給我們制造難題。我不寫，免不了一頓毒打；寫真實情況，讓團派難堪事小，我自己“失節”讓大。略作思索，我寫了如下一段話交給了看守：“火起時，我們全體俘虜都在一樓，大火燒起來後，我們被帶到頂樓失火現場。火撲滅後，我們又被帶回一

樓。我們現在都安全。葉志江”。

414派的人看了我的字條後，對我的機智倒是很欣賞。因為我寫了一段既符合事實，却又無法廣播的文字。雖然我確認了俘虜們的安全，但“大火燒起來後，我們被帶到頂樓失火現場”這段話却可能被團派拿來做文章。

看守對我說：“算你腦袋瓜靈，不廣播了。”我免去了一頓毒打。

除了毒打，在科學館中最難忍受的還有饑餓。

我們每天發給兩個饅頭，大約下午二點發一個，晚上六點發一個。沒有任何蔬菜肉食之類，祇有一碗鹽放在牢房中供食用。從晚上六點至第二天下午二點，整整二十個小時饑腸轆轆。

在清華念書的學生中喜歡吃米飯的南方人居多。當時北京人的糧食配給是百分之四十五玉米面，百分之四十五面粉，百分之二十大米。對南方學生而言，吃米飯是一種奢侈的享受。武鬥開始後，兩派武鬥人員都從各食堂中搶奪大米和面粉。科學館裏的武鬥人員最初每天都可以吃到米飯。但在科學館被圍困的後期，由於蔬菜魚肉的供應中斷，414派的武鬥人員每天也祇能吃面片湯和花卷。上好的大米祇能用來代替沙袋，修築工事了。

俘虜們吃的是饅頭，但大師傅不可能為俘虜每頓去做饅頭，而是一次做一個星期的。那個時候，冰箱之類的東西祇有在書中見到過。六七月份，已是盛夏，天氣炎熱。我們吃的饅頭也就由熱變冷、變硬、變饅，最後變成了“藕”，掰開後，真的是藕斷絲連了。

但就是這種藕一樣的饅頭，也成了我們最美味的食品，需要用二十個小時去盼望它。

在饑餓難忍的時候，我們採用精神會餐來安慰我們的腸胃。每個人都將自己吃過的最好的食品描述一番。左羽是我們中間最有錢的，也就成了精神會餐的主講。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重講香酥鴨的滋味，直到出獄後的第二天我們一起到王府井去真正品嚐了香酥鴨後為止。

一天晚上，看守突然端來兩碗面片湯，讓我和姓蔡的工人喝掉。一股久違的香味撲鼻而來，碗裏還似乎漂着幾片誘人的肥肉。當時我們六個俘虜合住在一間十分狹小的牢房中，我可以感到每個人都被這兩碗面湯刺激得直咽口水。我遲疑了一下，問看守：

“那其他四個人呢？” “祇有兩碗，快喝。”看守說。

“那我們分着喝。”我馬上提出建議，不料看守厲聲回答：“蔡是工人，你出身是工人，可以喝。他們四個成份不好，沒有資格喝。”

那真是一個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即使當了俘虜，也得按階級成份加以區別！

盡管那兩碗面湯如此誘人，但人與人之間的情義更珍貴。我對看守說：“你拿回去吧，我們都不喝！”

我和陳育延，以及我在科學館中的全體難友，大多是414派在孫華棟被打死後伺機綁架團派人員作為人質而抓進來的，其中沒有一個人參加過武鬥。我們這批人除了幫助消耗搶來的糧食(陳育延除外)以外，唯一的作用大概也就是供他們練練拳腳而已。我們不能或不肯提供任何有用的情報，沒有宣傳價值(唯一的一次宣傳機會又因為陳家寶的逃跑而弄巧成拙)，甚至沒有任何交換價值，因為團派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對我們的生死存亡絲毫不關心。然而，我們這批人的存在畢竟是清華百日大武鬥的一個側面，它或多或少地會折射出武鬥期間人們的心態、行爲和命運。

當我們在黑牢中苦苦掙扎時，科學館牆外的武鬥已從原始戰爭演變為現代化戰爭。兩派都擁有了熱武器，除了一般的槍支彈藥外，還擁有土炮和土坦克之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些真槍真炮大都是通過各種手段，從外地的解放軍部隊或造反派手中搞來的。據說，有一個學生為了搞到武器，不惜使用美男計，和某地軍分區司令的女兒談起了“戀愛”。他利用出入軍區的便利和司令女兒的配合，搞到了十幾支槍。

清華大學是理工科大學，擁有設備十分完善的校辦工廠。武鬥期間，這些校辦工廠變成了兩派的兵工廠。清華學生入學後要接受一個月的金工勞動和訓練，車、鉗、刨、銑、磨和焊，樣樣都會，動手能力很強。於是，大批土槍、土炮、手榴彈、地雷、甚至土坦克和裝甲車被兩派學生制造出來，并被投入戰場。(未完待續)

民國風雲錄連載4

# 民國風雲錄



本報特約作家 陳志飛

### 節選三 中山艦之變(上)

蔣介石最近比較焦躁，因為他幾乎受不了政治暗鬥。除了非議他的謠言開始流傳外，最令他失望的，是他寄予極大期望的北伐計劃，竟遇到來自蘇聯顧問團的阻力。本來，他對個別蘇聯顧問還是頗有好感的，如孫中山任命的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和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可是，加倫回蘇聯治病和療養去了，鮑羅廷也回莫斯科匯報工作并休假去了，換由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全權負責，麻煩由此而生。

季山嘉認為，北伐的政治、軍

事等方面的條件還不成熟。但是，他不了解北洋軍閥的實情，過高地估計了北伐的困難，甚至對國民革命軍有輕侮之意。蔣介石不堪忍受，開始向季山嘉表達不滿，令對方有所顧忌。

季山嘉為了緩和關係，就找了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汪精衛。汪這時并不了解蔣的心理，覺得是小事一樁，就把季山嘉的原話轉給了蔣，還勸其不必計較。汪精衛的出面讓蔣介石很不高興。在蔣看來，汪雖然坐在孫中山原來的位子上，但并不值得特別尊敬，尤其是作為軍委主席名不副實。

蔣介石左思右想之後，判斷季山嘉的輕侮和疑忌應是個人行爲，不是蘇俄對中國革命在方針上的改變。他在日記中設想，接下來有三條路可走：一是繼續積極推動北伐，衝破難關；二是從此變得消極，以減輕責任，為下野留出餘地；三是出國到莫斯科一游，趁機多研究一下蘇俄的經驗，為東山再起做準備。

蔣介石先做了一步試探——向汪精衛要求辭職，除了黃埔軍校校長一職以外，其他的都辭。汪精衛大驚，極力勸阻，表示“如因兄糊塗，致弟辦事困難，則兄不吝改

過。”蔣介石隨後再加一碼，向汪提出赴蘇俄的請求，顯示出破釜沉舟的決心。這一下，不僅汪精衛被逼得苦苦相求，連季山嘉的立場都軟了。蔣介石心裏已經有了底——他們暫時還沒有準備換掉自己。於是，他開始直接與遠方的鮑羅廷聯系，要求換掉季山嘉。

同時，蔣介石在自己的控制範圍內動手，除掉可能的敵人。他感到嫡系第一軍中的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在蘇俄顧問和汪精衛那裏特別受寵，有被拉攏的可能，於是果斷下手，突然將其扣押并免職，由親信劉峙接任師長。

這一場爭鬥，以蔣介石獲勝而告一段落，這是他第一次施展政治手腕成功，令其喜出望外。在1926年2月27日的日記中，他這樣總結道：“凡事應認明其原因與要點，要點一破，則一切糾紛不解自決。一月以來之難境心戰，至此稍安，然而險危極矣。”

於是，蔣介石要展開反擊。他找到汪精衛，聲言季山嘉“專橫矛盾，如不免去，不惟黨國有害，而且牽動中俄邦交”。汪精衛不置可否，反過來勸他不必將情況看得如此嚴重。蔣說：“如不準我辭職，就應令季山嘉回國。”已明顯地在要

挾汪。汪還是沒有明確表示，但是答應找季山嘉談話，把蔣應付過去了。

汪精衛這時才意識到，蔣某人已非昔日有勇無謀之匹夫，開始施展政治手段，咄咄逼人。但是，他祇是想在適當的時機警告一下蔣，并未真想鬧翻，否則，自己還必須重新物色一個軍事上的助手。

一周過去了，蔣介石提出的要求沒有任何積極的效果，他開始焦慮起來，偶爾會向自己的親信說幾句抱怨的話。這幾個親信包括：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王柏齡，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第一軍經理處處長徐樺，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歐陽格等。這些人本來就不贊成“三大政策”，祇不過在形勢下順大流而已，現在，他們發現蔣本人也對蘇方和左派產生了厭惡，感覺有機可趁，就開始有意挑撥離間。

3月12日，蔣介石在季山嘉與他討論北伐問題時，居然將對方的方案一一駁斥，全盤否定。汪精衛覺得這樣下去不行。3月14日，汪對蔣說，你赴蘇俄的請求被批准了，可以盡快出發。這是蔣言行中的一個破綻，被汪抓住了。

蔣介石突然感到不妙，他開始懷疑所有的謠言誹謗等反蔣活動，

都出自于汪的陰謀，頓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在他看來，汪精衛有蘇聯顧問團和共產黨支持，又高踞權力頂峰，可號令其他非蔣嫡系部隊。從這時起，他開始對周圍的一切活動都保持警覺。

3月18日，歐陽格跟他的侄子歐陽鐘串通，由後者從海軍局調艦，造成軍艦異動。歐陽鐘的身份是黃埔軍校交通股長，自稱接到軍校教育長鄧演達的電話，奉蔣介石之命，要軍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調遣。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改名自孫中山避難之永豐艦)艦長是共產黨員李之龍。李雖覺有點蹊蹺，但絕對想不到有人敢假稱蔣校長的命令，所以就簽署調令，讓寶璧、中山二艦赴黃埔聽命。

3月19日，蔣介石因事前往廣州，正碰上汪精衛。汪上次給了蔣一個難堪，還沒有機會和解，祇好沒話找話說：“你今天黃埔去不去？”蔣答道：“今天我要去的。”二人分手之後，汪想找機會再同蔣談一談，以緩和關係，於是兩次打來電話，問蔣：“黃埔什麼時候去？”這使本來就警覺的蔣介石產生了懷疑：他為什麼今天總是急急地來問我去不去呢？於是改口說：“我今天去不去還不一定。”(未完待續)

### 節選二 蔣介石黃埔發迹

(接上一期)

汪精衛和蔣介石聯手趕走了胡漢民和許崇智，同時就形成了聯手控制廣東黨政和軍隊的局面。蔣介石為了鞏固這一局面，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結為金蘭。但是，陳璧君瞧不起出身青幫的蔣介石，自恃他們夫婦黨內資歷遠高于蔣，堅決反對丈夫同其結拜。汪早已被

悍妻訓練得服服帖帖，祇好對蔣婉言謝絕。

1925年10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徵討伐陳炯明，蔣介石擔任總指揮。東徵軍攻克惠州城，端掉了陳炯明的老巢。然後，蔣介石的總指揮部率第三師繼續進攻。“黃埔三杰”之一的陳賡，當時擔任蔣的警衛連連長。當第三師前進到華陽時，遭遇陳炯明主力林虎部，被林部擊敗。蔣

介石急了，親自跑到前線去督戰也不頂用，全師潰散。

陳賡對蔣介石說：“校長，指揮部該撤退了！”蔣介石厲聲叫道：“我不退了！”我曾訓誡你們，戰敗則則罷，不戰死則殺身成仁，今天我要實現諾言，不辱黃埔之名！……”說着就去摸隨身佩劍。陳賡大驚，趕緊奪過佩劍，急切勸道：“你是總指揮，不能自殺！這個部隊的軍官不是

黃埔軍校訓練出來的，不是你的學生。我們撤退到安全地點，再收攏部隊，還可以再打。”

蔣介石本來說自殺就是給部下聽的，實為效法曾國藩，等着部下救他，給他臺階下。經陳賡一勸，蔣就不自殺了，被陳拉着跑了一陣，不久漸漸體力不支，脚步沉重，喘着氣說：“我跑不動了！”

陳賡見狀，顧不得自己在攻惠州城時的腳傷未愈，咬牙背起

校長接着跑，跑到一條河邊，找到一條船，把蔣介石送上船。陳賡一面組織部隊掩護，頂住追擊的敵人，一面把船劃向對岸。他們終於在對岸找到了一處安全之地，得以休整。此後，蔣介石對陳賡的救命之恩一直銘記在心。

第二次東徵終以國民革命軍擊敗敵人而結束，陳炯明被迫出洋。蔣介石作為主帥功不可沒。